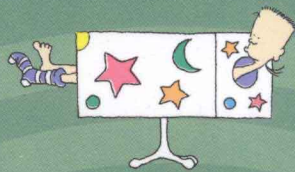


世界每天重新旋转一次，爱情每天重新幻灭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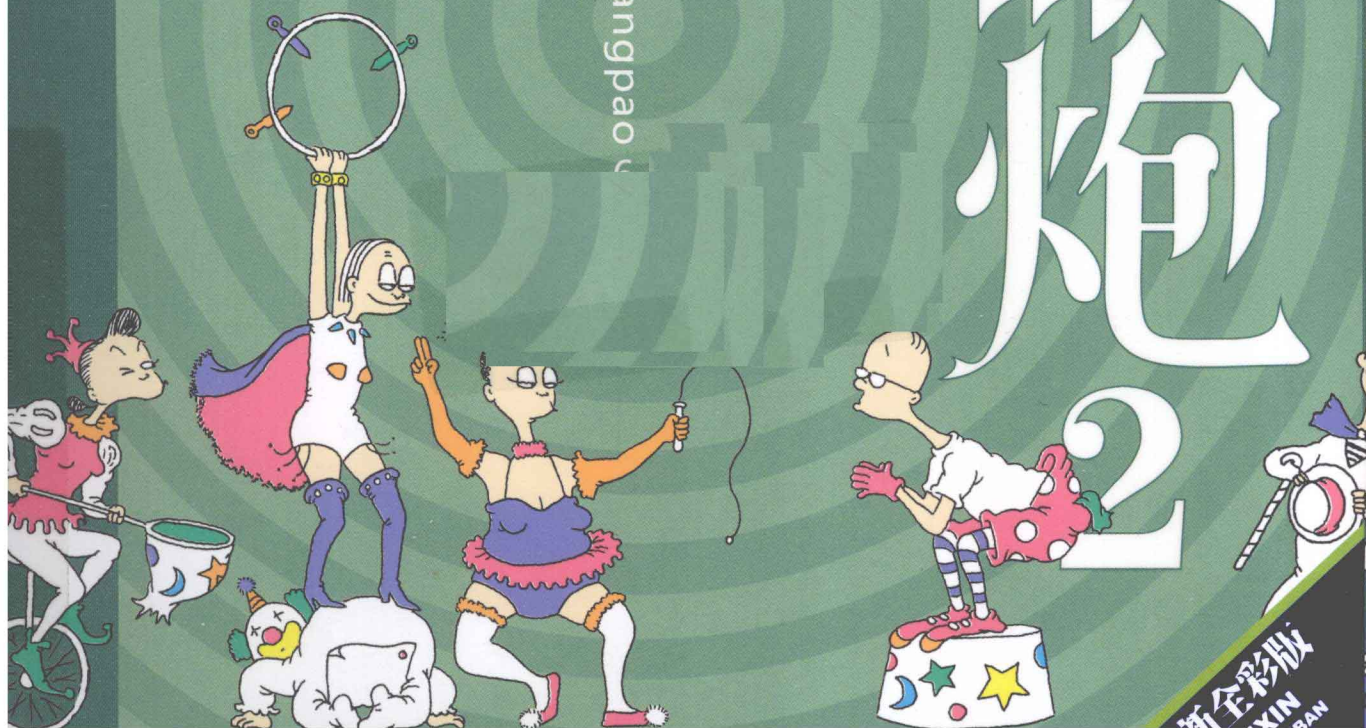


朱德庸◎作品

Shuangxiangpao



霹雳双响炮2



全新彩版
XIN BAN

图字: 01-2009-17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霹雳双响炮. 2/朱德庸著.—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44-270-2

I. 霹… II. 朱…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2077号

本书经朱德庸漫画品牌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 北京点形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独家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dianxing58@vip.sina.com

霹雳双响炮 2

著 者: 朱德庸

编辑顾问: 冯曼伦

策 划: 砺 刀

责任编辑: 张 璐

技术编辑: 孙恩枫

装帧设计: 熊 琰

封面绘图: 朱德庸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24

印 张: 5.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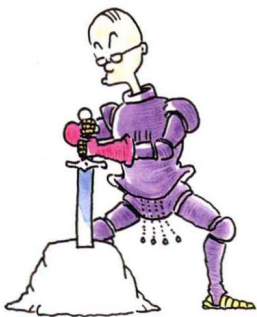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244-270-2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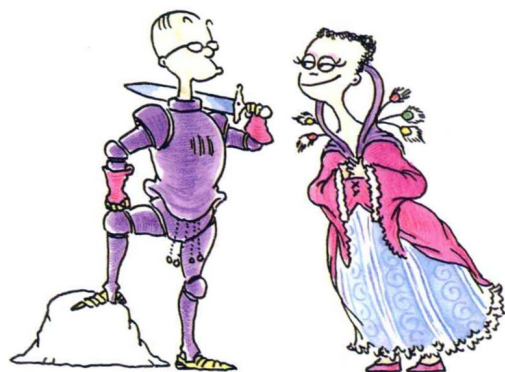


《双响炮家族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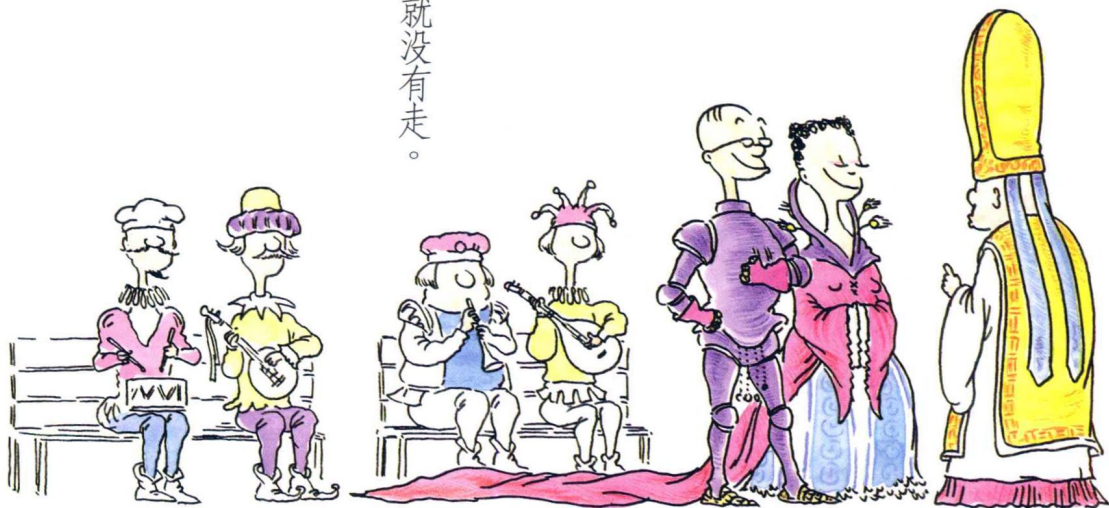


从前从前，
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有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岳母。





有一天，
这个岳母来了就没有走。



又有一天，
这个儿子想结婚了……



朱德庸档案



江苏太仓人，1960年4月16日来到地球。无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每天都以他独特而不可思议的方式装点着这个世界。

大学主修电影编导，28岁时坐拥符合世俗标准的理想工作，却一头栽进当时无人敢尝试的专职漫画家领域，至今无辍。认为世界荒谬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地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地存在下去。

他曾说：“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愈需要幽默。我做不到，我失败了，但我还能笑。这就是幽默的功用。”又说：“漫画和幽默的关系，就像电线杆之于狗。”

朱德庸作品经历多年仍畅销不坠，引领华人流行文化二十载，正版作品销量已逾千万册，占据海内外各大排行榜，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韩国、东南亚、北美华人地区都甚受欢迎。作品陆续被两岸改编为电视剧、舞台剧、电视节目等，他本人也被传媒誉为“唯一既能赢得文化人群的尊重，又能征服时尚人群的作家”。他的漫画更被视为“华人文化的四大绝技之一”，是华人文化的又一奇观。

朱德庸创作力惊人，创作视野不断增广，幽默的叙事手法和纯粹的赤子之心却未曾受到影响。“双响炮”系列描绘婚姻与家庭、“涩女郎”系列探索两性与爱情、“醋溜族”系列剖析年轻世代的观点。他在《什么事都在发生》里展现“朱式哲学”，在《关于上班这件事》中透彻人生百态，“绝对小孩”系列则真实呈现他心底住着的，那个绝对小孩的观点。

双响炮·双响炮2·再见双响炮·再见双响炮2·

霹雳双响炮·霹雳双响炮2·麻辣双响炮·

醋溜族·醋溜族2·醋溜族3·醋溜CITY·

涩女郎·涩女郎2·亲爱涩女郎·粉红涩女郎·摇摆涩女郎·甜心涩女郎·

大刺猬·什么事都在发生·关于上班这件事·

绝对小孩·绝对小孩2

← 这个人

← 这些作品

双响炮现象

王伟忠 电视节目制作人

第一次看到朱德庸的“双响炮”，就有一个直觉，这不是在叙述我们许多眷村夫妇的趣事吗？尤其那个太太的服装，两片布一缝合，挖四个大小不一的洞，把人装在里面，那就是四川的刘太婆、北京的陈奶奶、台湾的辣菜嫂……

有人说朱德庸一定有“大男人主义”，沙文地嘲弄女性，在他的四格里框定了女人就是爱美、抱怨、唠叨，甚至小小的无知。可是我不这样子看，我认为他用另外一种情绪在释解女性的可爱与善良。男人也别太嚣张，如果没有女人的“配合”，男人也不过是个坐在玩具世界里的孩子。

我喜欢“双响炮”中那一代的男女，他们的生活逻辑比时下“雅辈”夫妻寓意深厚，更比标榜不生孩子的“丁克族”浓具人性，就像我们的父母，只不过他们逐渐在消失，就如同“双响炮”快到了完结篇一样。

张小燕 电视节目主持人

婚姻很难。

我常觉得婚姻像是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作战，一触即发。

又像是男人和女人跳一支他们自己的舞曲，一进一退、一拉一扯间，很容易乱了节奏。

人生更难。

如果你选择了婚姻，难免暧昧琐碎；如果你不选择婚姻，又可能失去生活里一点一滴一茶一醋的快乐。

朱德庸的“双响炮”却在高难度的人生和婚姻间，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点。四格四格的婚姻画面，每一段都像是悲剧极短篇，但又真的很滑稽。他提醒现代男女回过头来用漫画角度看看自己的婚姻，化解掉一些块垒，然后会心一笑。

每回读他的“双响炮”，都再一次勾起我对婚姻和人生的感慨：一念之间，可悲可喜。

爱亚 作家

“双响炮”将婚姻中的女人调侃得扁兮兮，我在婚姻中是资深国民，不免站在女人立场将朱德庸恨得扁兮兮！

《双响炮2》中我为之作序，曾暗问：朱德庸会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女子一名，性貌皆似“双响炮”中之小胸大肚婆，遇之后娶之，娶之后遭虐待之？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

结果，万万料不及，朱某人遇之后娶之的是我的朋友冯曼伦，简直是漫画剧情！曼伦性柔美，身材尤其棒，因此朱某人对于“妻室”其实十分卑躬屈膝！又，日常生活中他要照顾乳儿及家中四、五、六、七、八、九不定只数的波斯猫吃、喝、撒、拉、睡及不断地生产，此人是否能如“双响炮”中之威武，不得而知。行文至此，快乐起来，不，是“快乐得不得了”！想你与我同。

简嫔 作家

朱德庸具有把人生玩弄于股掌间的能力与魅力。我不认识他也没见过面，想象中，他是那种撑着太阳伞，坐在海面上观赏沙滩风景、自顾自好笑的人。

一个四格漫画家最重要的考验可能在于：能否颠覆索然无味的人生，一针见血地挑出令人捶桌捧腹或回思不已的趣点。就这层而言，朱德庸做到了，而且做得太多了。令人想踹他一脚。

詹德茂

《八千里路云和月》电视编剧

曰：“读书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

吾平生好读，斗室有书万卷，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但论“三上”之贯彻，惟朱德庸之作耳。

识其人，乏善可陈。闻其言，平淡无奇。然辄，观其作，动则滔滔，静而制动；察其笔，潇洒而有物，谋的而放矢，悠游于时代之动静，出入于人性之起伏，鞭辟而不失玩味，每每捧读尽夜，不知东方之既白，而倍觉神清气爽，当反复再三，犹有余韵骚动于心，莞尔数月。

窃以为：图画以载道，随笔以问俗，此朱君之奇也，切不可区区漫画视之。画者有意，观者有心，方不失其真义。

证诸讽刺有理，幽默无罪，且不响不乐，不炮不爽，快哉“三上”焉。

时人叹曰：哇塞！

又一响。

廖辉英

作家

“双响炮”是男人观点加上女性心思的组合。大凡上好的艺术，都是糅合阴阳两性的特点，奇巧地呈现出动人的风貌。

“双响炮”，辣中有劲，苦涩里偏还博人一粲，令读者明里咬牙切齿，暗中却拍案叫绝。而朱德庸从容出入于两性空间，不时苛扰一下刻板的两性关系，嘲弄无奈的现代男女。

小心喔！阁下的家庭珍藏版，也许正在“双响炮”中热辣辣地演出呢。

一九九二·六·十五

（以上依姓名笔画序）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来说朱德庸邀我为新版的“双响炮”写序，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用先看作品。编辑可能以为我是写序写惯了的人，吹捧文章下笔如神，可能以为是朱德庸的推荐，怎么样也不会错到哪儿去；其实编辑不了解，我向来不太写序，和朱德庸近二十年来各自奔忙，只见过三次面，其中一次还是各带妻小擦身而过。之所以连声答应不多考虑，是因为想起来，多年前受他的气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想起来，当我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时光，他简直就是把我当做是他作品中饱受欺凌的对象，所有的尖酸辛辣，都在我身上实验过，我必须一吐为快。

编辑们不了解，我们曾经是同一个寝室的战友，那时他的作品刚刚开始发表，我自认是他第一个忠实的读者，常常有幸率先阅读，并且预言他会名满天下；倒不是因为他作品中已经透露什么蛛丝马迹，显示出他日后能为小人物的心情与功利的社会下一些刻薄的注解，引起诸多共鸣；

张培仁

前魔岩唱片总经理·资深唱片人

朱德庸，
喂，听我说完啊，
你不要跑……

而是因为他有一种调侃与戏谑的天性，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展露无遗。他竟不念我身为头号读者的忠实与勇气，每当我们脆弱的时候，他的一些简单注解就会让我们哭笑不得；每当我们暴露出人性的一些小小缺陷，他的无情讥讽又会突然出现。他的尖酸并不是来自话中带刺惹人生厌的那种刻薄，而是他竟有一种看起来敦厚天真的特性，在善良与无奈中会屡发珠玑，在你浑不设防的时候，突然带着微笑让你看见自己的缺点。严格说起来，和他相处必须步步为营，以免整天自怜自怨，甚至哭笑两难。

这一段岁月回想起来固然精彩有趣，但也是辛苦得很，至今不能明白他的家人同事如何与他相处，而能只做读者不用担心误入书中世界。想起来当时我还担心他会不会灵感枯竭，简直是多此一虑，看他这二十年来作品层出不穷，创意每与人性共舞，尖酸与幽默齐飞，他的惊人人性洞察力显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力量。当然，我也怀疑和他朝夕相处的家人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人性素材，并且以和他每天相处、备受调侃、哭笑不得为代价。

编辑们可能也不了解，我曾经阅读并且短暂地拥有过他的一本珍藏手稿，画中的内容，都是单幅的随想。以我们当年曾经每天议论发梦的音乐为素材，每一幅都是一种乐器与音乐家的狂想，他把我们交谈之间对音乐家的才华，以及演奏技术出神入化的幻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即使当时年少轻狂，我也真的知道那是神来之笔。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是杰作，只是台湾的音乐环境似乎没有出现任何一本刊物能够和他的这些音乐幻想匹配吧。这么多年来就无缘再见，一直遗憾至今。总觉得当年没有在他讨回手稿的时候虚与委蛇、故称遗失是太不智的行为。你看，他的作品竟然会勾引出人性中贪婪的欲望，真是交友不慎啊。

看见他在海峡两岸大受欢迎，电视剧也开拍，画中的人物跃出纸上，有时又成

为某些活动的代言人，其实觉得读者们真是不了解，那些画中的人物都是放大的你。那些你平常不自觉的、小小的人性缺陷，都在他的画中成为你阅读时的快乐，那些似乎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在致富的过程里，滋生的欲望与脆弱，遗失的善良与自信，独有的生活酸味。

我觉得读者诸君想深一层，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在这里跟朱德庸斤斤计较当年的旧事了，我是觉得我们在阅读并且捧腹的快乐中，必须小心翼翼，确定嘲笑的对象不是我们自己。

这么多年了，我看他的漫画，还是看得见他幽默慧黠的眼神，看得见他饱含同情的语气，看见他在我大发谬论的时候转头去关心自己的泡面煮熟了没有，看见他说起自己家里院子养的乌龟为了一口食物而探头探脑时的嘲讽，看见他对卑微人性的洞察，看见他说起漫画时的严肃认真与手舞足蹈。说起来，他说的是我们也好，是自己也好；是同情也好，是嘲讽也好，都让我每次看时都会不能放手，必先一气读完。

说到这里，开始后悔，没有先和编辑要一些样稿来先睹为快。难道这次我还要花钱买吗？朱德庸，喂，听我说完啊，你不要跑，泡面还要一分钟才会好……喂！

二〇〇二·十二·十四

和某一个朱德庸结婚

冯曼伦

前《联合报》主编

第一次看到朱德庸，他穿深绿T恤、素色喇叭裤，浓眉、干净的五官，用大玻璃杯喝酒，不说话。

非常冷淡、非常年轻，是我对他的印象。

后来我们结了婚，我每天看到的他，穿白色T恤、牛仔裤，不一定干净但看起来还蛮干净的五官，用大玻璃杯喝茶，很多话。

非常热情、非常成熟，是我对他的印象。

现在我们结婚快满两年，我每天看到的他，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不这样也不那样。

婚姻本来是一种冒险，和一个漫画家结婚，除了要冒一般婚姻所冒的险，还外加一项：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和你共同生活的，究竟是哪一个他。因为画漫画的人是如此不合逻辑而又想象力丰富。

譬如说：他可以对你非常非常温柔，却花上一整个月时间对你胡说八道他的过去，再花上一整个月讥笑你竟然相信，也同情了他。

譬如说：他可以据说真的几年都不交一个女朋友，却在到巴黎蜜月旅行时，宣称由于法国女人比中国男人略矮的高度，他要征服这整个城市。

不少人对朱德庸和我的婚姻模式满怀好奇，以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像“双响炮”里的悍妻夫般扭作一团，就是像“醋溜族”里的刻薄男女般酸甜苦辣。

我的一两位闺友，每天读朱德庸的漫画专栏，必定掩报窃笑，把我想象成女主角，有机会就对我鬼头鬼脑地表示同情。

其实，照朱德庸的说法，我是真的背了黑锅，因为他在画漫画的时候，是站在完全客观的角度看世间一切事物，和我们的真实生活无关。

那么，真实生活里的他，和他的漫画有什么不同？

●他没有人家猜想的那种“憎恨女性情结”。相反的，他极为欣赏女人——如果一个女人的美丽、线条和头脑都值得欣赏的话；绘画大师达利说：“美丽的女人，必须是时装和珠宝的奴隶。”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朱德庸会像林肯一样“反奴隶”。

●他一点儿也不尖酸刻薄，他只是看事情毫无掩饰：我一直觉得朱德庸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好漫画家，是因为他有一双成人的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的心，这两者加起来的爆发力，难免叫人吃一惊。

●他感觉非常细腻，有工作狂，不是漫画里那种夜夜笙歌的男人：朱德庸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否则就“没有安全感”，而这项工作——画漫画，据他说也正是他的娱乐。我想，他是患了本世纪末的绝症——工作狂。好在这种绝症再加上复杂矛盾的性格，刚巧构成一个创意人。

我当然不喜欢工作狂，但浪漫的工作狂例外。朱德庸敏感得一塌糊涂，只要听一段摇滚，就可以清楚地回想起初听这乐曲那一刻的空气、湿度、当时有些什么生活中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也最会捕捉光线，霓虹灯从黄昏微明中亮起来，冬天的雨停了，夜色突然变得透明，他都能立刻领受到那种神秘氛围。每次一想起我们初识时，他往往因为“今天的光线缘故”要我翘班，我就觉得婚姻还不失为一种愉快的冒险。虽然我没法预料，说不定哪一天从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又突然会冒出了另一个新鲜的朱德庸。

（原载于一九九二·二月号ELLE杂志台北版）

猫狗同笼

◎ 朱德庸

有人说：男人像狗。也有人说：女人像猫。狗和猫很显然是不相容的。那么如果有一天，把一只狗和一只猫关进同一个笼子，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想，就是人类的婚姻状况吧。

双响炮画的正是婚姻，想象中的猫狗同笼现象。从第一本《双响炮》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到今年初刚画完的《麻辣双响炮》出版，竟然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在真实世界里，有许多人结婚，许多人离婚，许多人离婚再结婚。不管是恋爱后结了婚，或是只恋爱不结婚，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实验，实验着能否猫狗同笼，能否在狭窄的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角落，然后喘一口气。

婚姻问题总结到最后，只是一种单纯的需要：你需要的是两人世界，还是需要一人天地？你需要的是自我，还是需要无我？你需要的是忍受，还是需要放纵？你需要的是生活，还是需要刺激？需要有时会变，有时无法确定，所以男人和女人在需要与不需要之间摆荡，构筑了我们现有的婚姻方式。也许有一天这种方式会瓦解，但总是有别种形式的笼子等着我们。

我的数学很糟，小时候上数学课最疑惑两件事：一是鸡兔为什么要同笼？不同笼不就没问题了吗？一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为直线，为什么大家不能只走直线？长大后的我，终于在男人和女人的相处、婚姻和恋爱的选择里找到解答：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在寻求最短的距离，但永远无法走直线；猫和狗基本上不能同笼，但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结婚。也许世界就是这样：没有没问题的事情，但问题总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自行解决，或者干脆不解决。

“双响炮”一直是我的漫画读者最喜欢的题材，这次的全新改版设计花费了许多人的心力，感谢“时报出版”与协助我的所有朋友，更感谢我的读者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画得这么久。

笑和记忆

◎ 朱德庸

每次有人问我：这么多“双响炮”漫画，灵感从哪里来的？我总是笑笑回答：“从你身上来的。”

通常我会得到两种反应：一是其人立即闭嘴，小心翼翼，深恐我窥察出什么独门之秘；另一反应则是他为之大乐，开始滔滔不绝畅谈心中事，恨不得让我知道更多。后者占绝大部份。

这让我发觉到，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心头积压了太多想法，想要告诉这个世界，而这些想法中，又有太多同样的疑问和感触。许多人告诉我的事情，并不像后来我画的漫画那样好笑，甚至有些许痛的感觉深藏其中。

然而，“双响炮”画的就是男人和女人，最飞扬的快乐与最深沉的悲哀永远掺杂在这两者之间。而我记得，不管我们身处的这个两性世界有多少玄曲复杂的问题存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以“笑”面对。笑，可以是一种消极的无奈，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反击。所以，别人的故事、我捕捉到的题材，经由笑的漫画语言，变成了更多的“双响炮”。

我一直觉得，笑和记忆是人类最珍贵的、也是独占的两种天赋。感谢我所有的读者。七年以来，“双响炮”已经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笑声和记忆。

一九九二·六·三十